

⑥ 11 月 12 日(三)

來華印度僧之註釋與漢人注疏中呈現的「中國化」

(1) 佛教用語「如是我聞」的「如是」該如何解釋？

印度佛教的「如是我聞(**evam** mayā śrutam)」解釋

——「如是」是 **evam** 這一個詞，無法再進一步分割——

鳩摩羅什(約 350-409 年)譯《大智度論》卷一(T25， 62c-63a):

問曰，諸佛經何以故初稱「如是」語。

答曰，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「如是」義者，即是信。若人心中有信清淨，

是人能入佛法。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佛法。

★上文不提供現代日語翻譯。「如是」是不可分割的一個詞！

親光菩薩等造、唐 玄奘(600/602-664)譯《佛地經論》卷一(T26， 291c):

「如是我聞」者，謂總顯已聞傳佛教者，言「如是事我昔曾聞」。

★上文不提供現代語譯。

「如是我聞」的「我」「聞」可以分割，但「如是」是不可分割的!

1A 漢人注釋者對「如是」的解釋

——「如是」是兩個字，所以將「如」與「是」一字一字地解釋——

A1 竺道生(355-434)《妙法蓮華經疏》卷上(續藏 2B.23， 401b):

「如」者，當理之言。言、理相順，謂之「如」也。「是」者，無非之稱。

「如」是依循道理的言語。言語與道理相循一致稱為「如」。

「是」是指絕對沒有非此之事 (=確實如此)。

A2 梁 不明撰者《大般涅槃經集解》卷二「如是我聞」(T37， 383c):

「如是」。案，僧宗曰，「『如』者，不異之辭，明阿難所傳與佛說不異也。『是』者，明即是佛說也。……」。

智秀曰，「阿難所傳與佛說不異，曰『如』。言當於理，曰『是』也」。

〔《大般涅槃經》的〕「如是」〔一詞的解說〕。

詳細考察之後，僧宗(438-496)說：「『如』一詞指沒有差異。闡明〔在這部《大般涅槃經》中〕阿難(Ānanda)所傳達的言語與佛的教說沒有差異。『是』闡明〔佛弟子 Ānanda 的言語〕正是佛的教說。……」。

智秀說：「〔在這部《大般涅槃經》中〕阿難(Ānanda)所傳達的言語與佛的教說沒有差異，稱為『如』。〔佛弟子 Ānanda 的言語〕是依循道理的言語，稱為『是』」。

A3 隋 智顗說、唐 灌頂記《維摩經略疏》卷一「如是我聞」(T38， 568b):

古來多云，「如是」者，文「如」理「是」。文以巧詮為「如」，理以無非曰「是」。

古來，許多人說:「「如是」是指，文章的言語是「如」(=與佛的教說相同)，道理為「是」(正確)。文章用言語巧妙地〔將佛的教說〕表達出來就是「如」，道理絕無非此 (=必定正確)就是「是」」。

⇒ 漢人將「如是」，區別為「如」與「是」來理解!

1B 來華印度僧解釋「如是」的例子

——「如是」是兩個字，所以將「如」與「是」一字一字地解釋——

印度僧長耳三藏的解說

唐 圓測(613-696)《仁王經疏》卷一「如是我聞(evaṃ mayā śrutam)」(T33， 362b-c):

長耳三藏釋有三義。

- 一、就佛釋，三世諸佛所說無異，故名為「如」。以同說故，稱之為「是」。
- 二、依法解，諸法實相故名為「如」。如如而說，故稱為「是」。
- 三、依僧辨，阿難所傳不異佛說，故名為「如」。永離過非，稱之曰「是」。

長耳三藏(隋代的那連提黎耶舍 Narendrayaśas)的解釋，有以下三種意義：

〔在佛、法、僧三寶中〕第一，基於佛來解釋，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〕三世諸佛的教說沒有差異，所以稱為「如」。〔諸佛〕都是相同的教說，所以稱為「是」。

第二，基於法(教說及諸存在)來解釋，〔以下所示的教說是〕諸事物的真實樣貌，所以稱為「如」。將其如實地說明表現，所以稱為「是」。

第三，基於僧伽(=教團)來解釋，〔佛弟子〕阿難(Ānanda)所傳達的與佛的教說沒有差異，所以稱為「如」。它永久遠離過錯，所以稱為「是」。

長耳三藏是誰？ 隋代的那連提黎耶舍(Narendrayaśas)。

★1 唐 遇榮《仁王經疏法衡鈔》卷二：「長耳三藏」者，隋開皇初人，梵語那連提黎耶舍 (Narendrayaśas) 〈隋言尊稱〉，是北印度烏菴國人，形貌希奇，頂有肉髻，耳長高聳，因此立名。(續藏 1.41， 67d)

★2 唐 栖復《法華經玄贊要集》卷七:言「長耳」等者，梵云那連提黎耶舍(Narendrayaśas)，隋言尊(⇒隋言尊稱)，北印度烏長國人也。形貌環奇，頂如肉髻，耳長而聳，目正處中，有異常倫，特為殊相。北齊時遊化，

至齊未久，遇周武帝滅法，避難潛遊，大隨御宇(⇒大隋御寓)，重興三寶，

降詔書請來弘譯。年一百歲，住大興善寺也。(續藏 1.53， 326c)

★3 船山徹《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》第一篇第五章注 56.

來到中國，向中國人聽眾解說佛教用語的印度僧，將「如是」分為「如」與「是」解說，儘管這在印度沒有意義。這在印度原本的解釋中是不能成立的，這是強烈意識以漢語為母語、用漢語思考的聽眾所做的說明！

印度原本的解釋	來華印度僧的解釋	漢人僧的解釋
「如是」evam 不可分割	將「如」「是」一字一字解說	將「如」「是」一字一字解說

來華印度僧，對以漢語思考的漢人，刻意進行了「對機說法」！

(2) 佛教用語「方便(upāya)」的解釋

漢人注釋中的「方便」解釋

以下兩種原文不提供現代日語翻譯，但請意識將「方」與「便」分開的區別！

2A1 北魏 曇鸞《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》卷二(T40， 842b):

三者、依方便門，憐愍一切眾生心，遠離供養，恭敬自身心故，

正直曰「方」，外己曰「便」。依正直故，生憐愍一切眾生心，

依外己故，遠離供養，恭敬自身心。

2A2 唐 窺基《妙法蓮華經玄贊》卷三(T34， 695a-b):

方便智有三或四。

一、「進趣方便」，謂見道前七方便智，進趣向果名為方便。所學有則曰「方」，隨位修順宜曰「便」。

二、「施為方便」，謂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後智妙用能行二利故名「方便」。

此則有三。一、教行方便，言音可則曰「方」，稟教獲安名「便」。

二、證行方便，空理正直曰「方」，智順正理名「便」。

三、不住方便，蒞真入俗曰「方」，自他俱利名「便」。

上三皆是第二「施為」。

三、「集成方便」，諸法同體，巧相集成，故名「方便」。……。苞總有則曰「方」，以少含多名「便」。

四、「權巧方便」，實無此事，應物權現，故言「方便」，謂以三業方便化也。此對實智名為「方便」。利物有則曰「方」，隨時而濟名「便」。

此體即於施為中出，更無別義，故體唯三。

另一方面，目前還無法找到清楚呈現 **2B 來華印度僧解釋「方便」** 的原文資料。

然而，我認為，如同將「如是」區別為「如」與「是」一字一字說明的情況般，來到中國向漢人聽眾進行語義說明的來華印度僧，將「方便」分為「方」與「便」，一字一字解釋的可能性很高。

接著，介紹南朝陳時代的印度人漢譯者真諦(499-569 = Paramārtha)，對「歡喜」的解釋。

解釋菩薩十地這個修行階段的初地(第一階段)「歡喜地」(充滿喜悅的階段)時，真諦將「歡喜」區別為「歡」與「喜」。

原文如下：

(3) 真諦對「歡喜地」的「歡喜(pramudita)」解釋

天親(=世親、Vasubandhu)造、真諦譯《攝大乘論釋》卷八(T31， 206a):

捨自愛名「歡」，生他愛名「喜」。

捨棄對自己的執著稱為「歡」，生起對他人的慈愛稱為「喜」。

印度語中「pramudita」這一個字，被漢譯為「歡喜」兩個字，「歡」與「喜」進而被區別為不同意義作解釋。

陳朝時代來華的印度僧真諦三藏所漢譯的文獻中，出現了這個說法。

即是說，雖然不是真諦三藏自己的解說，但真諦在他的漢譯中，會加上印度語原典中沒有的、真諦三藏自身的說明。過去的研究已經釋明了這一點。因此，上面這一段，也很有可能不是世親 Vasubandhu 的說法，

而是在漢譯過程中補上的，真諦三藏自己的說法。

總結上述內容：

印度的梵語中的一個字詞，只表示一個意思的無法再細分的字，將其漢譯為漢字兩字時，漢字的兩個字其實是同義的。只是為了使漢語的意思更為明確，所以才用兩個字來表現。

然而，漢人和來華印度人，在解說這兩個字時，不說這兩個字單純只是同義，而是將這兩個字區別開來解說意思。

「如是」(evam) → 「如」 + 「是」 = 「如是」

「方便」(upāya) → 「方」 + 「便」 = 「方便」

「歡喜」(pramudita) → 「歡」 + 「喜」 = 「歡喜」

此種將同義二字分開做出來的解說，是基於漢字和漢語式的思考

另一方面，來自印度的外國人使用漢語解說時，也存在另一種解說的情況。此種情況是，同一個漢譯語分別來自印度原典中不同的詞。

以下介紹的兩個例子，是漢語「時」對應印度原典中的複數字詞的情況。

(4) 「時」的解釋

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一「一時(ekaṃ samaye)」(T25， 65b):

「時」者今當說。

問曰，天竺說「時」名有二種。一、名迦羅(kāla)。二、名三摩耶(samaya)。佛何以不言迦羅(kāla)而言三摩耶(samaya)。

答曰，若言迦羅(kāla)，俱亦有疑。

問曰，輕易說故，應言迦羅(kāla)，迦羅(kāla)二字，三摩耶(samaya)三字重語難故。

答曰，除邪見故，說三摩耶(samaya)，不言迦羅(kāla)。

天竺=印度有兩種不同的「時」。一是將原語「迦羅 *kāla*」漢譯為「時」，一是將原語「三摩耶 *samaya*」漢譯為「時」。儘管在漢語中兩者都是同一個「時」，但是在印度語中分為兩種，所以讀者必須要知道該處是將哪一種意義漢譯為「時」。因為如此，《大智度論》是一部帶有漢譯者鳩摩羅什之解說的漢譯文獻。

不僅鳩摩羅什，隋代長耳三藏(ナレーンドラヤシャス)也有著共通的見解。如下一段：

唐 圓測《仁王經疏》卷一(T33， 363c):

長耳(=長耳三藏=Narendrayaśas)云，「時有三種。一、「迦羅」時(*kāla*)，此云「別相」時，如來戒律大戒時、出家時，國王得聞，餘不合聞。二、「三摩耶」時(*samaya*)，此云「破邪見」時，謂五部《阿含》、九分達摩，不簡黑白，一切得聞。……。三、「世流布」者，如說一時佛在恒河岸、一時在申恕林。今言一時，但依後二，或唯第三。」(CBETA 2025.R2， 10-14)

⇒ 《大智度論》中鳩摩羅什的解釋與其他印度僧的解釋重疊。

(6) 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的語義解釋:並記梵語與漢語

(6.1) 故意混淆印度原語與漢譯以作解說

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四(T25, 380b-c):

問曰，何等是「菩薩」句義。

答曰，天竺語法，眾「字(akṣara=文字=phoneme)」和合成「語(śabda=word)」，眾「語」和合成「句(pada=phrase)」。如「菩(bo)」為一字，「提(dhi)」為一字，是二不合則無「語」。若和合，名為「菩提(bodhi)」，秦言「無上智慧」。「薩埵(satta / sattva)」，或名「眾生」，或是「大心」。為無上智慧故，出「大心」，名為「菩提薩埵」。願欲令眾生行無上道，是名「菩提薩埵」。

⇒ 這段解說是印度原典中所沒有的，是漢譯者鳩摩羅什補充的。

(6.2) 列出印度原語及其漢譯後，基於漢譯來解說

《大智度論》卷二(T25， 72a):

復名修伽陀(sugata)。「修(su)」，秦言「好」。「伽陀(gata)」或言「去」，或言「說」。是名「好去」、「好說」。

「好去」者，於種種諸深三摩提(samādhi)、無量諸大智慧中去，如偈說，「佛一切智為大車，八正道行入涅槃」。是名「好去」。

「好說」者，如諸法實相說，不著法愛說。觀弟子智慧力，是人正使一切方便神通智力化之，……。如是等種種知弟子智力而為說法，是名「好說」。

同卷(T25， 72c):

復名舍多提婆魔菟舍喃(śāstā devamanuṣyāṇām)。「舍多(śāstā)」，秦言「教師」。「提婆(deva)」言「天」。「魔菟舍喃(manuṣyāṇām)」言「人」。是名「天人教師」。